



半戶人家

和洪范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十人行

目 录

马老三请客	(1)
附：美，就是性格和表现	
读《马老三请客》随记	(13)
夕阳	(16)
失眠	(24)
黑后台	(35)
接婆婆	(64)
一个少男的自述	(77)
骑士与公主	(87)
妻子	(97)
半户人家	(117)
巽乎巽乎	(146)
李商隐之死	(190)

马老三请客

今天是腊月十九，马老三晚上请客。

“三”、“六”、“九”是这一带庄稼人信奉的好日子，好在哪儿，没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，始于何时，亦是无据可考，然而，他们仍固执地恪守着这种习俗。

吃罢午饭，马老三就把刘天德请来造厨。

刘天德是马老三的东邻家；解放前柏香镇“小有天”饭馆的堂倌，如今在乡政府机关食堂做饭，烹饪手艺在这一带遐迩闻名。刘天德一直从午后忙到暮色四合，二九一十八个凉热菜算是备齐了，剩下几个汤，赴宴人到了，现做也不迟。此刻，刘天德用围裙拭了拭明晃晃、汗涔涔的脑门，马老三赶快速上一支黄头滤嘴烟。

刘天德接过烟，用二拇指轻轻地点着马老三的前胸，“老三哥，这一回就是死拉活拽，也得把他们一个个弄来，特别是一德。只要他跌进你的街门，坐到你的红漆方桌跟前，拿起你的筷子，嘿嘿，你的新宅院可就划上了。”

马老三谦卑地笑笑，忙点头说：“是这，是这。”

马老三今年六十四岁了，膝下有大头、二头两个孩子。大头二十五岁了，该娶娶不上；二头二十二岁了，该订订不成。马老三不相信爱情二字，他只信奉有房子、票子，就可以引来大闺女。可他家只有土改时分的三间瓦房，只这一点，大头、二头的亲事就老没有着落。过去缺钱腰软，盖房的事不敢想，眼下，他油腻腻的枕头底下塞着一个写有五万元的存折，心里就不免急着要盖房。大头妈临死交待老三说：“俺不能经手给孩子们成家……可你，就是揭皮刮肉，也得给大头、二头订订娶娶。他俩一天不成家，黄土底下俺一天闭不上眼。”说着，她涕泪交流，泣不成声。十年啦，老三从不敢忘记大头妈的话。可盖房，一要钱，二要地皮。这两样他一样也不占。天狗吃日头那些年，大头二头还没长成人，生产队的田里他没有少流汗，到了季头，硬是分不回粮食来。大头妈先是病，后又死，里里外外又塌下一屁股饥荒。那些年，盖房的事，哪还敢想？

这几年马老三时来运转。大头有憋力气，在东乡瓦窑上给人家做砖坯，三百五百往家送，他和二头在家种地，一年收入也是千儿八百元，两项合一起，一年至少也有两千多元的进项。钱是人胆，马老三也敢抬头走路了，还时不时晌不晌地哼几声此地的“老怀梆”。他见人家在一起议论电视机、收录机、这机那机的，也凑到边儿上听听，心里划算着：“不贵、不贵。”不过，他眼下还没有心思去买那些洋玩艺儿。他的心事在划宅院盖房上。可村里连着划了两次新宅院，都没有轮上马老三。

马老三夜不成眠，自己问自己：“这是为啥哩？”“老三哥，你也太抠了！”本家兄弟马老四曾几次劝说他，“划宅院的，哪

家没请干部们的客，你请他们一回试试。”大柱那娼子也要笑他说：“王一德照顾你哩，怕把你喝穷了，不好交差！”大头只会和他一起犯愁，木木讷讷地说：“爹，都怨俺跟二头没出息，只会下死力气，人家看不起咱。”二头提起划宅院的事，便红胀了脸，骂骂咧咧地发牢骚：“他爹还没划哩，会能想起他爷！”马老三揣摩来揣摩去，总算找到了根儿：干部们没给使劲儿，都怪自己没请客！

大头妈刚死那一年，王一德得了个大孙子，合村给王一德送礼，马老三愁得送不起东西。那天，他借两毛钱去村供销社买盐，余了四分钱。出了供销社大门，正好碰上一个卖狗娃哨的。马老三想：咱没啥送礼，大的拿不出，小的怕人家不稀罕。可这狗娃哨还是怪新鲜的，样子逗人高兴，声音又好听，小孩子哭了，他妈“嘿嘿”一吹，孩子肯定就不哭了。王一德从马老三手中接过狗娃哨，连连称好，捻着看，笑笑，“啪”地捏碎了。他很惋惜地说：“黄胶泥捏的，也太不结实了，现在的人都学会哄人了。不过，你的心意俺领了，礼，俺也算收了。真得谢谢你啦！”说着，把那狗娃哨的残骸向一群贪嘴争食的鸡们投去，“咯咯达”地，鸡们摇着屁股跑散了。

于是，连续两年，马老三家没划上宅基地。

去年腊月，支部召开一年一度的研究划宅院会。马老三提前给王一德打了招呼，并说这二年自己经济上宽绰了，准备排排场场给干部们请客。马老三谦和地笑着说：“一德，请干部们到俺家吃顿便饭，也算干部们给俺费心了，这宅基地——”王一德沉下脸打断马老三：“上边三令五申不许请客送礼，你是想让俺犯错误呢。俺有言在先，如果你请客，今年该划也不能给你划。就这！”马老三没敢请客，宅基地又没划

上。他又去找王一德，说：“咱家今年咋又没划上？”他为了表示和王一德近乎，特意用了“咱家”二字。说话感动不了王一德，支部书记两手一摊，为难地说：“你急、他急、大家都急，总得有个先后吧！”马老三肚子气得鼓鼓的，心里话：“莫非俺马老三的事不急？莫非俺马老三的事只趁往后推？！”马老三真破不开这个谜。后来，马老三打听了几户划上新宅院的，人家原来都请了客，还有人给王一德上“货”，人家没给他说明，只说他办事太抠，是个“榆木疙瘩”不开窍的货。

所以，今年马老三下了大决心：客，非请不中！

二

月亮还没有露脸儿。

马老三趟着村街上浓稠的暮色，边走边和街两旁吃晚饭的人打招呼。

“吃饭哩。”他很是礼貌。

“老三哥，干啥去呀？”有人问他。

“不干啥。”马老三见人多，不便说实话，又不会把白话编圆，支支吾吾地走了过去。见他神神秘秘的样子，一块吃饭的人议论起来。

“这么哑哑秘秘的，他干啥去呀？”

“他想划新宅院，怕是去请干部们喝酒哩。”

“现在都学会了唬弄人，谁都骂请客，可谁都请。马老三可是咱村顶老诚的人，他也学会偷偷摸摸请客啦。”

“嘿嘿，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。马老三老划不上新宅院，吃的就是没请客的亏。人家能老憋吗？马老三也学精明了！”

马老三边走边听人们的议论。心里话：“算你们说对啦。”

无论今年是鸡年还是猴年，马老三早就下了请客的快心。镇上逢集，城里逢会，他都要去逛一囤儿，碰上能上席面的好酒好菜好烟，就买些回来。刚躲过腊月，他就把请客用的东西差不多备齐了。

马老三边走边想，他要争这口气，让王一德他们看看，俺马老三还是过去的马老三不是！——

他拐进一条胡同。暮色已变成死黑。这条狭长的胡同，仿佛是一条幽幽的深井，习习的冷风顺着胡同中的小路，跟在他身后，舔他的脚后跟，戏弄他衣服的下摆，钻进他的脖子领，弄得他通脊的凉。他知道从这条胡同出去，向右一拐，第二个街门就是王一德家，他揣度着王一德今晚到他家赴宴，一进门定会大吃一惊，那些干部们，吃着他备下的海参、鱿鱼，喝着他买下的“庐州”、“西凤”，吸着那三元五角一盒的“三五”牌美国烟，会怎样像众星捧月似的褒奖他，这个过去在人前直不起腰的马老三，与尘世打了六十四年的交道，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。他深深地匀了一口气，喃喃道：“我也是个人啦！”

.....

马老三推开王一德家虚掩的门，进了支部书记的家。

屋子里坐满了人。马老三一眼就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干啥来的，当着人面不好说，都只好干坐着。马老三一看这种局面，自己也不便先言声，悄悄地站在一旁。王一德见进来的是马老三，知根摸梢地笑笑，他笑得马老三心里别别地跳。

“老三哥，你有啥事？”王一德先朝马老三开“刀”。

“一德，”马老三讷讷地。该说不该说呢？他登时心里乱

了套。直说吧，这么多人在跟前，王一德又会装正经、搬政策。不说吧，王一德问的是他。老实巴脚的马老三，倒肚翻肠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。众人又把目光都射向他：多嫌的、嘲笑的、替他难为情的。要是在过去，这局面，马老三会觉得自已十分尴尬。如今他有了票子硬了腰，好日子过得壮了胆，谁要再小瞧他马老三，他可不答应！

王一德见马老三半晌没言声，本来就长的脸拉得更长了，他用教训人的口吻说：“干啥就说啥吗，俺这人可从来不做拿不到人面前的事。我往明里说吧，要是为了划宅院，叫俺去喝酒，俺可是不去。”他严肃地把众人也看了一眼，又说道：“村里有人骂俺王一德吃人家了，喝人家了，还拿了人家的了，说俺利用职权，谋自己私利。不知道呢，就会信以为真，还会跟着骂俺不是人。知道呢，就会知道俺冤枉得很，是他们硬拉俺去俺还不去呢。”他又诚恳地说：“叫俺去喝酒，也是大家的一片心意，如果俺也是一个社员群众，也会象有些人一样请干部喝酒。这一点俺可以理解。可有的人，硬拉干部去喝酒，反过来又说干部们好喝酒，不让喝酒，不给你办事。嘿嘿，这世上的事，俺是越来越解不透了。”他又看看马老三，说：“老三哥，俺说的不错吧？”

王一德说的见仁见义有道理，马老三不是听不出来，但是他划不上新宅院的主要原因，他以为还是没请王一德喝酒。现在的人谁不会说一套办一套？如果你只听他说的，净等上当受骗吧。马老三让王一德哄怕了，他不信他刚才说的那套话，他今天的主要任务是请王一德，更多的事他不愿去想。他也给王一德耍了个手腕，陪着笑脸说：“人家都来得早，叫人家先说吧，俺来得晚，最后说，俺的事不急。”

王一德用眼角那一点余光看了看马老三，要弄人似地笑了几声，格外客气地说：“老三哥，你难得来俺家，你就先说吧。能办的事，俺一定给你办。不能办的事，俺就给你明说不能办，免得你在这里久等。”

马老三心里又乱了套路，老诚人白话编不圆，干脆就照实的说，可他又不敢把话说得那么明白，于是也讲求了个分寸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其实，俺也没啥事儿，俺是想让你到俺家坐坐。”

“俺知道你家里准备有啥东西。”王一德嘻笑着，他大概又想起了那只狗娃哨，很瞧不起人地说：“俺看不必了吧，虽说现在过得好点儿了，可还是怪难的。就这吧，其他干部家也不要再去啦，今天晚上支部开会。”王一德见马老三仍没有走的意思，便下了严正的逐客令：“老三哥，你回去吧！”

三

马老三出了王一德家门，来时十丈高的兴头塌落了九丈半，剩下那五尺，是他这一身瘦骨嶙峋的骨架儿。

他气呼呼地掂起两根脚杆回到了家，一屁股砸在红漆方桌跟前的椅子上，不说话。

刘天德见老三脸上的气色不对头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老三哥，人啥时候来？”

马老三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气咻咻地说：“咱家庙小，请不来大神！”他把在王一德家的始末备述了一遍，眼睛瞪得象两个中药丸子。“净是拣软柿子捏哩，哼！”他胸脯一起一伏的。

大头在一旁陪爹生气。

二头火冒三丈，“×娘、×奶奶”地詈骂。

“老三哥，”刘天德同情起这个邻居来，“光气不能解决问题，吵吵嚷嚷只能把事儿搞得更糟。消消气，你消消气，咱弟兄俩商量个办法。”

刘天德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，在指甲上磕了好一会儿，听得见他胸腔里不平的运气声。他从为马老三的不平联想到自己，天德在乡政府做了多年饭，可在乡里，谁把他正二八经地当个人看呢？到了村里，不仅街坊邻居高看他，连王一德那些干部们见了他也都一律问好陪笑脸。他听说过村人背后议论他：“人家老天德在乡政府做饭，书记、乡长的每一碗饭都是人家亲自端的，人家给书记、乡长说点啥，书记、乡长会不听！”想到这里，他觉得自己人活的憋胀与懊恼。陡地，他一激灵，使劲抽了几口烟，脸上露出几分狡黠。

“老三哥，俺看这样吧。”刘天德又用二拇指点了点马老三的前胸，格外神秘地说，“把你这一摊酒菜挪到俺家，俺去请王一德和其他干部们，保准能把他们请来。等他们在俺家喝开了，你再到俺家去。俺给他们讲明这是你设的酒摊，你趁势就坡下驴，说说你划宅院的事，叫王一德他们舌头在嘴里打不过弯儿。俺看这样办中！老三哥，你说呢？”

马老三一把拽住刘天德的手，一迭连声地说：“中，这方儿中，中！天德老弟，多亏了你呀…”

二头火气不减地说：“请他，请他个球！这一次他只要不给咱划，看俺一把火把他王一德家给燎了！”

“你懂个屁！这里头没有你说话的地方，趴一边去吧！”马老三恶声歹气地喝住二头，觉得划宅院又有了新的希望。

四

刘天德客客气气地把王一德和其他干部们让进自己屋子里。

“吱扭”——房门关上了。

马老三在自己院里听得逼真。他心里暗暗高兴，轻轻地拍了下干巴巴的巴掌，蹑手蹑脚地潜入刘天德家，蹲在窗台下的幽暗中。到了火候，他才能出场。

“光听说三块五一盒的‘三五’烟，就是这吧？”屋里，副村长嘻嘻地问。

“不要丢人啦，没见过就多抽两支。”王一德长的嘴仿佛是专门嘲笑人的。

“给你一盒。”刘天德摆给副村长一盒，“你没抽过，老兄给你补上。”

副村长脸一红，抓起烟塞进口袋里，引起一阵哄然大笑。他不好意思了，赶快转话题，还是问：“天德兄，你弄这是啥高级东西？”他指着一盘菜，不解地问。

“这叫‘红烧海参’。你又没见过吧？嘻嘻嘻……”王一德掩口笑他。

“这一盘是啥？”

“这一盘是……”

马老三蹲在窗台下，“吞儿”笑了。

刘天德启开一瓶“庐州”，一瓶“西凤”，一瓶商标上印着乾隆画像的“清宫酒”，说：“辣的甜的都有，兄弟们随便，谁爱喝哪个，喝哪个。”

一时间，筷子动开了。盅盏举起了。

筷子的响动声、盅盏的碰击声、啧啧声、打骂声……一片噪乱，一派杯盘狼藉的景象。

刘天德忙着在煤火前做银耳汤。

“天德兄，”王一德仄过头，一副吃人家嘴软，拿人家手短的模样，“你是想让兄弟给你办啥哩，你情说吧！”

“没事就不让你老弟喝啦？”刘天德搭讪着，心里想：“老三哥也不知来了没有？”

“有啥事都包在兄弟们身上啦，只要你老兄咳嗽一声。”副村长嘴里堵着菜，说话带着浓重的鼻音。

“是呀，是呀。”一片附和声。

马老三在外边听着，肚子里的气呀“吱儿吱儿”往上顶。王一德们对待他和刘天德的态度上竟是这样的天悬地隔，不能不使他油然升起一股愤懑。此刻，天下的理儿，他什么都不信了，他甚至为自己今生今世活得老实感到悲哀。倏地，他又想到自己划宅院的事，把升起的气儿强往下压。他在心里安慰自己：“只要咱事儿能办成，也就算了，管他看起看不起咱。现在是一家一户种庄稼，熬日头，谁离谁也能过。”他自解自劝，把分散了的胡思乱想收拢起来，继续支楞着耳朵听下去。

“耍两圈吧。”屋内有人提了建议。

“咱小声点儿，别叫马老三听见了，端咱的下巴颏儿。”副村长说，“叫马老三说，请咱们，咱们不去他那儿，来这儿。”

“他马老三能备起这一摊，不请咱也去。他请咱哩，只怕是腌臢咱哩，弄四盘青菜，灌二斤‘一毛烧’。”——王一德的话，带着十二分的小瞧人。

马老三陡地火气又往上顶。

刘天德把银耳汤放在方桌中央，插上了腔：“可不能把人瞧扁了。马老三如果给你们备上这一摊，你们说咋办吧，给他划不划新宅院？”

“球？！”副村长喝多了酒，嗓子有点沙哑，“那老东西是个抠屁股嘲指头的货，抠一下，嘲几下。不要说他没钱，就是有钱，他也不是那出血筒。想划宅院哩，能盖得起么？”

马老三在窗下蹲不住了，浑身的血向上涌、往上撞。马老三呀，马老三，你就这样窝囊啊，叫人家把你当猴耍吗？叫人家把你囫囵吃扁吗？你是个人，是个人呀！

屋里不知是谁拉起了长腔：“离你那屁股，人家马老三那鸡巴就出熊啦？你不给人家划，人家马老三不会扒旧盖新，起三层高的小洋楼吗！”浓烈的揶揄口气。

屋里一片嘻嘻哈哈的笑声，副村长笑岔了气。

屋外的马老三，耳朵“嗡”地一声，什么也听不见了。他踉踉跄跄地，差点晕倒，扶住窗台，用手拍拍昏沉沉的脑门。

王一德开口说话了：“是呀，城市里现在地皮紧，都往‘空中’发展呢，马老三也可以往‘空中’发展么。”

刘天德真听不下去了，心里埋怨马老三为什么还不来。他不打算再等马老三了，决定把今天请客的事儿挑明。他说：“俺把话说明吧，今天请客的不是俺，是马老三，他借俺这块地方使使。你们说该怎么给人家办事吧？”

“天德，你别说啦。”马老三“呼”地推开门，出现在门口。他大声喊叫道：“俺不划啦，俺不划啦！谁要再提划宅院的事，谁是娼妇养的！”门外的风往屋里灌，摇曳着惨淡的灯光。

突如其来的景况，把王一德这千人惊呆了。王一德张开的嘴巴，好一会儿都没合上。

“你们说，你们说，俺马老三到底算不算个人？让你们这样糟蹋俺，哎？！”他气咻咻地连连责问，那声音如五月雷。

屋子里一时死寂无声。

“太小瞧人啦！”马老三一步上前，从王一德手中夺过筷子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俺要毕席了！”他呼呼地喘着气，又说道：“吃俺的，喝俺的，你们都给俺吐出来！你们是干部，是老百姓的父母官，上边就叫你们这样在下面干吗？喝老百姓的血汗，又不把老百姓当人看，上头知道你们在下边这样干，不派人下来拾掇你们才怪呢！别把老百姓逼急了，免急还咬人呢，别说俺是个人，是个人呀！”

刘天德拉住马老三，赶快打圆场，说：“老三哥，大家说的是笑话。不要生气、不要生气，有话咱慢慢说。”他灵机一动，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，他想“将”王一德一“军”，把马老三划宅院的事定下来。于是又对马老三说：“老三哥，一德背地给俺露底儿了，答应马上给你划。”

王一德只觉得窝囊，心里很不是味儿。这个掌握全村千把口人的“头人”，没想到今夜在这个马老三面前抬不起头，浑身是嘴也说不成话了。此刻听刘天德这么一说，顺风升帆，找到了下台的阶儿，赶忙说：“今年给你划，一定划。”

马老三冷笑了两声，指头戳着王一德反问道：“你不是叫俺往‘空中’发展吗？俺看也对哩，俺就向‘空中’发展个样子叫你看看，盖一座三层高的青砖楼房叫你瞧瞧。从今后，俺啥也不干啦，就站在三层楼上专门瞅着你，看你每天都干些啥好事！”说着，他伸开干巴巴的巴掌，“冬冬”地拍

了拍胸脯，眼里迸射着火花，闪烁着泪光，掂起脚板，“冬冬冬”地走出门去。

月亮升至东天，清澄冷寂的月光，把马老三伛偻的身子，在梦一般的地上印出一个笔直顾长的庄稼人的影子……

美，就是性格和表现

一读《马老三请客》随记

马联玉

这篇小说分为四章。

第一章，写马老三请客的缘由。主人公马老三是带着戏出场的，他精心筹谋，早已备齐给干部请客用的东西，现在要去请人了。作者的着眼点是人，以人带事，通过事写人，着重刻划人物的性格。马老三妻子早亡，身边留有二子。按照当地习俗，成亲必须盖房。原先是无钱造屋，过几年有了钱，却又无地盖房，眼下，他心中的头等大事，是给儿子们订姻完婚。马老三的心境，他一家的由穷变富，反映了正在发展前进中的我国农村的现实，勾勒出故事发生的背景与环境，在真实的环境中突出人物，描绘了马老三性格的基调：善良，勤劳，朴实。

第二章，写马老三去支书王一德家请客而碰壁。这是对人物性格的深化。马老三在村街上“很是礼貌”地与人打招呼，却“支支吾吾”地不敢回答人们的询问。对生活的最低

傲的合理要求，不愿但又不能悖拗的腐朽世风，怀着希望的心理，不免有几分尴尬的神态，集人物于一身。马老三对于要划宅基地必须给干部请客，原本是不懂的，以至屡遭失败而才醒悟，后来是不愿，不得不迎合，到决心请客，甚至臆想着干部们到了他家，会像“众星捧月似的褒奖他”，仿佛从中发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：“我也是个人啦”！可悲的心理状态，何其荒谬的逻辑，却又是十分逼真的人物性格。抓住人物，深入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，刻划人物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性格，透过形象本身，扩展作品思想内容的内涵和外延。我们通过马老三这个具有性格魅力的形象，看到了不正之风对社会观念的严重侵蚀，霉变着人们的心灵。

第三章是过渡性章节，写马老三再次碰壁后的沮丧，不满，怒火攻心，还不肯罢休。他的近邻刘天德为他出了在刘家以刘的名义替马老三请客的主意。

第四章，笔锋回转，高潮陡起，马老三的性格发出熠熠光彩。对此，前一章做了垫叙，刘天德从马老三的不平联想到自己，他在乡里做了多年饭，乡里并不真正地尊重自己，而在村里，却因为自己常给书记、乡长端饭而身价百倍。为此，他觉得自己活得“憋胀与懊恼”。他正是利用这种使自己感到“憋胀与懊恼”的特殊身份、不正常的气氛去帮助马老三大请其客的，这就不能不使马老三也深切体会了这种“憋胀与懊恼”。干部们如约而至，酒足饭饱之后极尽对马老三的奚落。马老三心灵最深处的尊严被触犯了，掩埋得极深的火种被点燃了，他终于破门而入，拍桌毕席，怒斥“喝老百姓血汗，又不把老百姓当人看”的干部们，断然拒绝了因随俗请客而被赐予的宅院地。

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出人意料，又在情理之中，使马老三的性格塑造多侧面，有层次，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可惜，小说对于马老三的性格发展至此缺乏更为翔实的铺垫，虽然有脉有络，但远不是水到渠成。我想，马老三的真正觉醒，应当是有根据的。第一，他毕竟是党教育下的社会主义的农民，他相信：“上边”不会允许长期为非作歹；第二，屡遭奚落和白眼，使他的忍受力到了极限，“免急还咬人呢，别说俺是个人”；第三，腰里有了钱，人富胆气壮，开始富裕的经济状况，使他有了做人的勇气，有了维护人格尊严的勇气。这才是在农村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以后的一个活生生的农民形象，一个对不正之风不得不迎合、逐步有所抵制、最后发展到直面抗争的形象，一个发人深思的性格。

法国大艺术家罗丹说过：“在艺术家看来，一切都是美的，因为在任何人与任何事物上，他锐利的眼光能够发现‘性格’，换句话说，能够发现在外形下透露出的内在真理；而这个真理就是美的本身。”文学，属于广义的艺术。艺术的美学通则与小说创作的规律都要求我们，必须把注意力的焦点放在性格上，寻求性格，发现性格，创造和表现性格。希望《马老三请客》的作者和年轻的文学朋友们，在文学实践的道路上，切磋琢磨罗丹的另一句名言，并以此不断磨练、提高自己的艺术洞察力与表现力。

这就是：

美，就是性格和表现。